

如雨集

赵虹 / 著

如雨

贵州人民出版社

如雨集

赵 虹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雨集/赵虹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10

ISBN 978 - 7 - 221 - 08257 - 2

I. 如... II. 赵...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6217 号

书 名: 如雨集

著 者: 赵 虹

责任编辑: 夏文琦

封面设计: 唐锡璋

版式设计: 钟 民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 125

印 数: 1 000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6 千字

定 价: 30. 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8257 - 2/I · 1734

雨云儿的尿

——代序

先生曾对我说当年,几个小男孩的一个小小的故事。比赛,面对着田垌,看谁冲尿最远。“冲”,一个多刺激多勇猛的字眼。然后,冠军产生了,很得意,提提裤子,用眼角睥睨其余——那些冲力差欠者。其中,先生是否在,是否他就是那冠军,他没说明,我也没问。

但那“冲尿”的一群,永远的入住我的大脑。真的,我理解那个“冲”。生命的宣泄,偌大个命题,不正在在于几个小小孩的尿赛中么?宣泄与创造不隔,尿迹画像泪珠诗行大厦茅屋等等彼此间也不隔。先生漫不经意的忆起儿时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很普通,“凡是”个小小男孩往往难免“冲尿比赛”的本能冲动。稍加考量,先生如是的“漫不经意”实在很可疑,其别有用心的或许是任意讲个什么,搏老婆一笑。不料,他任意完了,在我这儿却没有完。我很在意地把它特别的“做”了一下,置诸大脑之后,我的一首诗中有这么一句,“云儿尿湿了被褥,一早一晚尽在哆嗦”,不经意地写了出来,可再忆再读时,就有了一种那冠军的很冲的得意。

生下我时,父亲被婴儿那满额的皱皮弄失望,连声说“好丑”。母亲不甘,“肇赐余以嘉名”:小虹。果然,不拂母望的好丑的小虹渐渐的已对得起观众。后来,还超出期待的“冲”出了许多的文字:诗文并作,论著孳生。再后来,又“冲”出了许多故事:学院不留人顿足而去且寻留人处,海岛打短工炒老板鱿鱼也去办公司自成董事长,香港做书事惨淡经营开小铺居然也赚了钱。弄得父母眼花缭乱,不知还应该望子成“什么”?弄得先生惴惴,这样的老婆拿她

怎么办？

我知道，问题多半出在“名字”上。母亲取名祈祝女儿美丽，忽略了“虹”字的正反繁复多边多义以及该字所自有的诡异。早在巫风习习的殷商，“出虹”，或吉或凶，朝野上下，惶惶慌慌，很是了得，一定要占卜的。《诗》曰：“蜺蜺（即虹）在东，莫之敢指”——至今数千年，民俗依旧。儿时，每每雨后乍晴，外祖母总要告诫：千万别用手指去指虹（音杠），指不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却真怕真信了。久之成习，至今果真从未有过“以手指虹”。“虹”字还引申出飘忽不稳定，眩人魅人但得不到等等潜在义，不见诸字典，却恒定的在古今诗文中作如是这般的暗示。既然，我已被它定住，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内心，却一再以常识以科学将“虹”平常化平淡化：不过是雨霁时分阳光在云儿水珠上的七色折射而已，不过是雨云儿，而已夫！但是，生命过程中，却不断出问题，拗也拗不过，很宿命的。“虹”字，确实不只只是“雨云儿”。

真的，不只只是。它麻麻缠缠，多种多端，十分劳烦人。我的生命以及对这生命投以目光的“观众”，均被“干扰”。好好丑丑，很是理不清，也索性不清理。单单只说一点，不及其余，不是很省心么！要说的正是那尿，雨云儿的。

皇天厚土，给了我太多。尿一尿，也算是点点回馈。何况，尿的人先被这尿“冲”湿了，透衣透裤，体无完肤。至于，这尿是否会打湿他人，是予人慰藉、平宁还是痛苦、骚扰，是要因缘而异很难说准的。总之，日光也分七色，种种也在所难免，要“纯净”，毕竟是理想，是可望而不可及者。

一支笔，痛快淋漓的，写了多年，写时的心境人境不一，很难得有那很冲的尿赛冠军的那份“纯净”。不干净中流泻出不一的文字，伊始十分的自然，旋即被“虹”字“美丽”的宿命裹胁住，欲罢不能地非把这些“冲出物”做美丽不可。在做时，加入了多多少少的“自我”，无庸说得，而异化是肯定的了。一如雨云儿的尿，亦天亦人亦诗亦文的，一再地冲出“相互交感”的痕迹道道，道道痕迹。

这生命之痕很平常很普通。但，一再的要说明什么，虽也明白实际也说明不了，却是十分的执拗。水痕干了，就消失在天空，无影无踪。而尿痕干了，却明明白白的有或黯或显的“黄”，丑丑的一定要“留下来”。单是那一份

要留下来的心意,就够很好。再说,“黄”者,于白云苍狗间,会令我们读出“一些”。那时,也许我们会忘了“尿”,会不在乎它是“丑丑的”。于是,那能留下“黄”留下“丑丑”的雨云儿,尽可放心的消失。

1994 年 10 月 23 日

是雨亦无奇
如雨乃可忆

目 录

雨云儿的尿

- 代序 (1)

西行饮水

- “了了旧账”那一天 (3)

- 莲花池与陈圆圆 (6)

东西寺塔与孔雀胆

- 也游昆明二塔断想 (8)

- 初识峨嵋与乐山 (10)

- 大理三日 (16)

- 也识“庐山”，虽然身在 (18)

- 东川印象 (20)

- 羊城五色记 (22)

劳劳有燕之思

- 滇南记游一 (24)

“寸轨”玄想

- 滇南记游二 (26)

驳色的“南级”

- 滇南记游三 (28)

- 西行饮水 (30)

剑川人与石宝山	(34)
昆明的秋天	(37)
海边,红红的月亮	(40)
西行散记	(42)

大梦我不觉

冲凉小记	(47)
大梦我不觉	(49)
“中止妊娠”记	(51)
是朵豆瓣也有香	(54)
现在有个女人	(57)
“本田”与“丰田”	(59)
“钓鱼”记	(61)
给你的“公开”信	(64)
熟人与朋友	(66)
远人	(68)
有诗于找老乡	(70)
人走了,犹浓茶香	(72)
两次做家教	(74)
眼泪何妨轻抛	(78)

丢失不了的

丢失不了的童年	(83)
少年不识愁滋味	(90)
高考的日子	(93)
他曰,仍是伊为祖我为孙乎	(95)
母女零筒	(97)
一指小儿行状	(100)
写与小女	(102)

再约三十年	(106)
与鸡们共有的日子	(107)
兔年章草	(110)
辛未雪冬晨笺	(112)
《蛮野文化的追捕手》——书前	(115)
《蛮野文化的追捕手》——后记	(117)
《出发即归宿·混茫中的汉字文化》——后记	(118)

有个蒲苔岛

私人有“野生动物园”？	(121)
“汽车小贩”	(123)
烟草也能拍卖	(125)
香港有个蒲苔岛	(127)
香港的“美心佛跳墙全包宴”	(129)
西装革履与青灯古佛	(131)
少了点人情味	(132)
“天下的厨房”——大阪	(133)
说领带	(135)
说咖啡	(137)
港陆书事行吟	(139)

甜甜的黑森林

那人·那文·那情	(151)
只想从远处眺望我们	(154)
心·诗·秋	(157)
“逍遥”之美——大师小文读后	(160)
“野心”在“冷笑”中扑腾——读“登西山诗”断想	(161)
也痴也醉为牡丹 ——读《王衡鉴书画集》	(163)

再说“棒”	(165)
“仿古诗草”，确也草草	(166)
呼唤野性	(167)
无色的渴求	(168)
喔，讨厌！甜甜的黑森林	(169)
心的狠狠咀嚼	(170)
困扰与失落：“当今城市人”	(171)
“报复将在何时”	(172)
“倾斜”：由东→西	(173)
平淡之极归于绚烂	(175)
“只有香如故”——宋词赏析之一	(176)
也吟唐宋数韵	(178)

刍议

说游	(185)
名号刍议	(187)
“热”中开示“致富秘籍”	
一字诀 从零到亿万 孕育致富的欲望 取胜之道在我心	
凭借东风上青云 想象力、周密计划与领导要素	(190)
语言学的“登基”与量子力学的雍容	(198)
诸君正觅申氏书	(201)
对历史和现状痛苦思索之后	
——全国首届青年古汉语语法研讨会记余之一	(203)
河流·汉字与上帝	
——新开国学店(一)	(205)
茶韵·国人及其他	
——新开国学店(二)	(207)
仿词·速度与司芬克斯	
——新开国学店(三)	(210)

四十将度有断章	(213)
---------------	-------

游丝散记二篇

说赋 说肋骨与男女视角	(214)
----------------------	-------

与友人书论

一、字词语言宇宙“绿”与“灰”的痛苦 ——与友人书论“寺庙现象”	(219)
二、“诸原则”与汉语形态及其他	(222)
三、	(226)
四、	(228)
五、	(230)
六、	(232)
七、	(234)
八、	(236)
九、	(238)
十、	(240)
十一、	(242)
十二、	(244)
十三、	(246)
十四、与溜溜论格支格支的肥皂	(248)
十五、狗与欧战与“文革”	(250)
十六、	(252)
十七、	(254)
十八、	(256)
十九、	(258)
二十、	(260)

西
行
飲
水

“了了旧账”那一天

桂林被拍足了。漓江被写腻了。我也来了。是这“甲天下”的山水拗过了我那一份孤标特出的“小气性”，还是生存于人烟中究竟也未能免俗？总之，那一天，在淅沥的湿润中，我来了。

也花数张钱登游船，寻向阳朔。

船姐有一二可观，南音绵软，操着还算听得成的国语，做她日复一日的“功课”：喋喋不休的导游。行一程山水，就有一段加工得“过了”的文字。“七仙女下凡”，“阿姨抱小孩”，“骆驼过岸”……渲染而浪费笔墨不说，还带强制性。船行也快，不容你作他想，遑论白云苍狗联翩的去思了。我不甘，却也无奈：纵使超得出船客的身份，做了督察做了评委，又果真能讨得众人欢心么？

这么想来，才觉今日的目光是异样，很挑剔，不像其他游人，平滑而宽容。同船多北佬，一般平平，不见杰出者。看来，此行是注定的孤独了，原来也欲孤独的。遂，支颐起五官，在随手抓来的旅游小报上，百无聊赖的涂布，渐渐的竟成了些“文字”。

天灰微雨，无需遮阳，水道曲里拐弯，随意变化着溶岩，新新奇奇地给出些老老的历史意味来。瞻前顾后，打量着。有游船十数只，首尾相衔，如过江之鲫，容与有序。水色凝浊如固体的绿，富含营养，稍黑。

山绿，水绿，把我也油绿了，面色更不及那些红壮壮的北佬，很有些惭愧。

午渐朗，天高了些，仍无日。晨八时许即开船，画舫悠然，溯江北上，凤尾竹夹岸环生，绵延不断。心境不惊不乍，虽是初游，倒似是来了了旧账，触目皆在意中。坐着坐着，觉出了时间的多来。

渐也与导游姐的话语相安。听其指点，看看早已耳熟能详的象鼻山，再

顺江而下,数数迎面大岩壁上的“九马画山”,据云周恩来看出九匹,陈毅看出七匹(窃忖之,陈是有意逊周二匹吧)。我数去,斑驳中,只得二匹——压根不想逊谁谁,怎奈眼目不力,果也逊了周陈。事后想想,挺有意味。还欲挣扎出几匹来,船却转了角去,大岩壁暴露出另一般模样,说是“猴子吃仙桃”,倒也仿佛。我呢,却也涂出两句:“横看成马侧成熊,童子观音处处踪。”自评:离主题不远。

行四十余里,经大墟镇,在水观之,居民甚众。再行即兴坪镇,景色极佳,竹篱茅舍,参差着与草树土石,亲亲爱爱的汇出“皆山也”的奇景,让人击掌,好山好水也好精神!

这时,已在阳朔,风韵甲桂林的阳朔。满目是精精致致的自然,很小家碧玉,令人怜惜。又很瓷器品样,让人垂青,生出一番非宝爱不可的心情,丈夫似的豪了起来。

天将破未破,渐暖。水也暖暖的清了些,山也曲线妖娆乳峰馒头地呈现出千样风情,把种女性的温润优柔放了开来。环视,皆暖暖的,人与物融,醉入了各式各色中。稍有憾者,是桂林女子的鼻子,略陷,倘再多丝丝“海拔”,与此山此水的精神和谐,那真要为“造物”天天请个唱诗班子来了。

不知怎的思起了老杜,其诗“造化钟神秀”,咏的是泰山。那北方的魂,实在当以更雄性的词去礼赞,而将该句盗来写阳朔,会更妥。这南方的风情,当年怎么没把杜甫老引诱了来,写它个更较“清辉玉臂寒”多情得多的快活。岂止是快活,还痛快。你看那水树岸藤,缠着,扭着,树根裸露,直呈出一份大大的自然情欲,很是原始原生,再配以广西刘三姐千古的情歌:“世上只见藤缠树……”心头,早有了一道神秘的微颤。

午饭时,点了一只漓江清蒸虾,明知贵,也偏要。若食之鲜香,则好了。可惜味道等而下之,遂有了悔意。却听同船的北佬,自办“卡拉OK”,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们,一直兴高采烈的,是否刚有了点无聊,在这饭饱后,想添给精神以一些“酒足”?

闹闹中,心反而静了,柔柔的,飘在了江上,可任人来揽拥。渚头沙洲平小翠嫩,牛群散开,牧童独立,宛如一幅“念天地之悠悠”的大写意画图。三四

支毛竹，扎一小筏，荡荡漾漾，将鱼蔬载着，待过往船只来沽。有鸭在水，远望星星点点，白为主，余杂色。

人心一静，清澄之中，无需劳神去思去量，只在行进中，品尝“入于”画中的滋味：不乱不扰，不形不色，漠漠然随波逐流，任船驱使，心如水面，无漪无澜。一切平淡浑融了，反有种“无关前程”的大空明。

靠江的山土颜色不及上层的红，或许是久汰于水中，褪了色。岸陂极尽柔和，不陡不峭，独立成个，树草覆盖率百分之百，可冠全球。树多矮小细瘦，偶有长七八米的，已是巨人。围粗不盈拱，不挺直，亦似两广人士，秀气有余，绝少旷野大漠气。阴阴石壁上也有绿色植被，是“白日不到处，青春也自来”^①，还是怕羞，非遮遮盖盖不可？倏尔之间，不及叩问。江浪几无，但竹筏小小，载物事种种往来，仍令人生“出没风波里”的兴感。

有木船载沙靠岸，民人担箴箕装装运运，来来往往，卸于岸边，又成一陆上船形，长长条条的。

一路，一道道通水石阶，透出许多“流水人家”的消息。见农夫洗衣，腰间扎条宽大犊裤，赤膊，率没娶亲，或是惧内？而民妇多抱孩，坐树下岸边，间有濯蔬的。村江闲适得足令王孙不归。

水边洼地，矮丛漫漫，细枝柔条上兜揽悬挂着红红白白各色的漂浮物，似招魂幡，巫风习习，又拟招远人，不由得想起那一棵大树上的“黄手帕”^②。

盘山路皆平缓，无横断耸峙感，不多蜿蜒。民房很不够精致，我想，要都能躲入竹篁，不见煞风景，多好！

总行八十三公里。

归，无只字。唯有小报上散漫的涂鸦。如上。

是日，乃一九九二年五月廿日。

1994.6.6 厘定

① 清代诗人袁枚句。

② 一刑犯获释，恐其妻不见容，先以书信约，在路口大树系一条黄手帕为欢迎，否则，将流浪他乡。结果是：其妻在大树上系满了黄色的手帕。